

國史

| | | | |
|------|---|-----|----|
| 庫文閣丙 | | | |
| 函 | 冊 | 號 | 類 |
| 九 | 一 | 五三九 | 和書 |
| 六 | 三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丙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15289 |
| 冊數 | 13 (8) |
| 函號 | 150 22 |



明治十三年購求

蜂須賀山内右馬森丹羽金森傳

卷四十七

引馬文庫

卷四十七

蜂須賀家正父曰正勝尾刈蜂須賀人以推埋攻剽
橫于鄉里又能為人排難解紛以故多歸之者尾君

方北憂濃秀吉薦正勝可倚安邊疆於是立砦居家
正濃攻之大破從是遠去不敢侵擾邊尾君以為能

与龍野使事秀吉家正見秀吉言納糧羽衣石秀吉
罵曰豎子何知家正曰失羽衣石我兵不西且救之

与攻孰難公不欲羽衣石則可欲羽衣石何坐視其
見屠秀吉乃遣家正饋之糧小牧之役使正勝侵桑

名是時家正敗泉紀之賊于岸曲封為長門守一年
封阿波正勝為阿波守又一年正勝卒代為阿波守從定九剌再伐朝鮮秀吉薨為子
至鎮娶小笠原秀政女吏責以背大閤之法家正曰
大閤之法請婚不請議婚人不可無室不議何從得
之而以議婚為人之罪吏不能詰以是大忠于奉行
致仕居改子至鎮代為阿波守從伐會津頃之家正
復將行增田長盛告以擯神祖止之且曰大閤遇子
至尊而却負少主家正曰我何負少主但不能為公
等死亡募死士自守長盛恐遣歸阿剌西北其兵至
鎮從與諸將戰于關原甲寅城江都未成從圍改家

正道南海至吉田逢神祖西出遂如江都至鎮淺野
長晟攻穢多崎兵衆地狹長晟恐相亂而止至鎮獨
進拔之又與石川忠總破博勞淵追至阿波座

阿波人居之往來阿波軍以故知敵之情改客將
高直之夜入阿波壁殺中村重勝稻田宗植父子並
擊走之軍散賜書至鎮與谷刀及松平氏稻田宗植
稻田季龍山田織部樋口内藏森好顯岩田光高森
甚大夫皆賜書明年紀侯歸國郡豪傑欲應改至鎮
至田川盡收其妻子為質至則改平與父如京師獲
長曾我部盛親大野道斬明年以改功與之淡路居

三年至鎮卒子忠英立耶蘇起阿波相峰項賀山城
以船送板倉重昌不送松平信綱或譏失輕重山城
曰前送侍中豈預知知政事至耶項東風將起船歸
必晚若有命發四列無船何因會期方是時欲事執
政尚何得雖一艘不可遣上聞善之忠英不君因次
相增田豐後一塔加阿毘子亡訟其寃多引阿用
事大臣忠英閉門謝罪久不解人或求千金為言是
時府庫皆竭假彥根侯一時在國大夫謀不與罔本
半卒曰舅甥之親而愛千金於且吾君它日何顏見
阿侯曰然則謁曰謁恐無及成則君受德不成臣任

其罪尚何謁忠英果行千金得解戮豐後囚阿毘子
于松本嚴宗時忠英卒子光隆立光隆卒子綱通立
綱通卒魚子有仲父隆重仕為內親信飛驒守不欲
立讓李父之子綱矩一立分五万石封隆重比內
諸侯憲宗初故佐倉侯自殺于阿上谷綱矩不之見
既釋室永初隆重率立公族隆長一又無子立綱
矩子宗貞德宗時綱矩老立宗貞隆重後竟絕宗貞
立六年病劇將立加島出雲子稻田九郎兵衛執出
雲立隆長妾之子宗英一恬靜不欲侯匿于立師
稻田強立之前後四年老請高松公族宗鎮為嗣時

綱矩子重矩獨為真蜂須賀氏迄宗鎮為族重矩為嗣率以高松族賴恭弟義久為子家正子孫絕無自至鎮至義久世々拜侍後賜松平氏

山内一豐須藤義通後也父但馬守盛豐事尾君為黑田城主攻金崎一豐中矢追斬射者拔其矢信長薨秀吉封一豐高濱迨封秀次近江与之長濱四方石領州事以山中功為對馬守封掛川五万石會津之設至小山會石田三成連諸族東嚮一豐請親兵守掛川又得妻自改所遺書不折緘進曰臣下為妻子改節其書亦曰莫顧室家諸將攻岐阜一豐別塞

大山之道關東之戰與中村一榮絕大垣之道戰得平塚為廣首既捷攻大垣以功封土佐神祖後問地之大小曰二十万石神祖曰我昔從大閣過故土佐族以為非五十万不辨此不惟其小如此一豐謝明年重船至土佐遣人取其貨俄風大起揚帆去所遣人終不歸一豐質重寡言數助興作國貪其相欲鬻山之材一豐曰不可必謂我賈人偶桑名族在坐聞之笑曰君不糶米天下不謂君販米者一豐然之國竟以材饒足一豐無子卒從孫忠義立神祖前石桑名族之妹嫁焉於是賜松平氏甲寅從攻改以故小

倉戾子森勝永為監軍至則亡入改忠義遂填堀江
明年自土佐至會城已敗風故也忠義嚴宗時傳子
忠豐封次子忠定于中村忠定子忠直死託孤于身
直久曰後必立之直久代兄為中村戾給事于中遷
參政有告殺兄之孤終欲有國者憲宗乃奪中村歸
宗國止食三千石直久以曖昧得罪有怨望之言上
怒物諸濱松徵中村租稅八年而赦与邑千石不徵
租稅于中村是時忠豐老子豐昌立豐昌卒立宗族
豐房改土佐為土左卒身豐隆立復為土佐德宗時
卒子豐常立豐常卒立公族豐敷自忠豐以下賜松

平氏拜侍從土阿隣國阿寬而富士貧而嚴皆能為
治歲正月土佐戾大閱戎馬教戰士

有馬則賴赤松滿祐後也其父筑後守皇則居三木
則賴城淡波居烏秀吉已得志徙則賴為三田戾則
賴子豐氏為橫拱戾秀吉久不歸神祖、憂之則
賴從容言之使得遣歸神祖見則賴謝曰公之德沒
世不忘台其宰曰我知公之貧有急告我莫使公知
則賴是以益親至三成將作難豐氏曰公置使臣
誠公之臣也神祖乃寘之于淀徙向嶋咸詣門通名
則賴獨畱語至夜去神祖畏三成黨害之遣壯士數

十人送歸即淺野長政為前田利家請誓書得之
兵則賴趨進曰信之乎已有言不信乎盟無益何必
強請長政不能對慶長五年絕犬山道使諸將攻岐
阜遂下犬山一宋敗于抗瀨父子擊卻敵已塞大垣
道攻大垣以功增二万石徙豐氏封福智山後則賴
死使豐氏併有三田踐田關野增其賦民昏怨咨改
之事起自京師如三田改伏人賀茂將刺之稻次右
近止之不可右近曰臣不忍君之困于一劍從者為
虜臣請先注身當之乃道神崎改兵無害遂攻改入
天滿明年又注得五十七級元和七年移封久留米

數致役徒助蘓起子忠卿將八千人攻原總督重習
約諸侯且日攻城忠卿夜半傳城大敗而還重昌竟
死豐氏自江都如原與諸侯攻屠之寬永十九年豐
氏卒忠卿立忠卿怒侍童剝臂灸之其兄視之如身
受其毒既近之如初承應四年當朝江都乘舟如改
兄弟侍盥左右無人切其首抱其屍入海於是子賴
利立十餘年卒弟賴元立小出吉重夫人者賴元姑
也生豐範為忠卿養子迨二子生稱病避之賴元乃
與松崎為侯貞享元年養子豐胤坐土方雄直事因
父子不久畱米徵松崎之租後釋不徵賴元至都使

知政事勞如豐氏時卒子賴吉立一年卒以石野則
維為嗣蓋亦赤松氏也命造皇宮以國餼罷又造吹
上代官町於是國貧將吏咸絕俸則維拳生田典錢
穀闢野起市十年財足舉石井典公事有司台石井
問侯買妓為妾石井曰寡君微時知乳母有女為倡
而不得贖前有言之者乃贖得有司為然事止然益
驕奢好肉愛妾子則惠欲立之諸大夫不可致仕如
岳川盡取名器重宝割膏腴之地為奉邑欲則惠侯
之父之不成子父共病死嗣侯則昌歲輸金錢供父
後至無所取父死始蒞國事縱恣逾于父時

森忠政父曰可成尾君將襲駿君勸用騎兵大敗駿
兵斬駿君後拒越兵改本死之尾君殺甲君封其兄
長一千川中島故甲君之士作乱者三千人盡殺之
迨尾君所殺甲信糜沸越兵圍松代三匝長一度不
能守夜擊潰圍走秀吉等議与之金山六万石死干
長湫之戰忠政乃代為金山城主賜羽柴氏文祿中
徙封松代自秀吉薨常阻神祖從世子至宇都宮還
攻上田是時三成使攻金山不能拔世子亦留忠政
松代迫上田引兵西以功增四万石慶長八年移封
美作侯倫前侯者其壻也為弱故命監倫事甲寅与

木下利定化山崎以忠繼涉擊破敵進至仙波明年
自山崎入仙波斬首二百級寬永三年拜左中將十
一年逆如忘師病死無子立姝子長繼其將關成次
子也延寶初老子長武以二万石封仲父長政以万
五千石封弟長俊憲宗時傳封于兄子長成子長成
仲弟長基分食二万石長成望仲父長武多私藏而
不恤臣民不善見于諸侯六角廣治矯木庄夫人之
命卒之長成謝夫人々々大驚曰無之其父又敗元
祿九年長武卒長成言長基有狂易之疾不可為侯
上廢之地入宗國明年長成卒任少弟式部于津山欲

立之至素名無故斬逆者一人事上聞不得為嗣上
聞長繼猶存封之拾萬石十一年長繼致仕卒
少子長直立十二年移長俊為臈侯室永三年徙長
直為赤穗侯今侯政房其曾孫也關長政為侯傳位
于長繼叔子長治元祿二年徙封新見又無子以臈
初侯次子長廣為嗣而臈侯俊春初侯孫也
丹羽長重光尾州人也世事斯波氏其父越前守長
秀事扈君城安土為澤山城主移改本改藤姓為平
氏族曰惟住守大改尾君弟信澄娶明智氏知弒尾
君長秀迴誅信澄封若狹及志賀高島時諸侯未肯

事秀吉長秀身為大老率先從之秀吉悅滅勝家與
之越前及加刈之半為越前守後長秀病積不堪其
痛自刺死秀吉不善長秀若自殺坐長重從入越中
從從者犯法奪加江越之地後二年從伐薩坐法奪
若狹徙食松住四万石小田魚之戰神祖見長重年
弱能用衆與共親善欲與之德川氏德祖亦私嬖之
誥為兄弟秀吉知神祖與之交增食小松十二万石
拜參議加賀守秀吉薨神祖以長重為先鋒欲伐加
刈迨伐會津利長召長重與俱長重夫人与利長天
人兄弟也而以前將伐加刈猶與未嘗會神祖令長

重固守小松長重大恐以利長為賣已以三成作亂
引其兵自守利長將攻之先拔大正寺救之不及侵
金沢而還利長自細呂木還使江口正吉追之戰于
淺井畷敗之是時利長登三堂還欲伐之正吉乃退
長重固非善三成迫加刈假其兵又其故人注以書
書諫之於是出其兵告悔過神祖賜其書示利長使
併其兵南出利長過見長重欲與俱長重以不命于
已固執前令不出是時神祖既大勝見利長曰長重
幼孤我視猶子進官增邑未嘗不因我力也而引賊
守城不思我德我不復見此人利長固請曰為賊見

誤罪輕施賊在戰勝之前義重宥之無害法德祖稱
之曰利長以德報怨可謂難矣若赦用之可當十萬
兵神祖未聽西尾吉次承間言縱令上竟誅之世子
失言于天下上曰善正免其侯慶長八年封古渡為
世子及旋封赤館從再攻改寬永五年封白川十萬
石十四年卒子光重立光重立七年徙侯于二本松
嚴宗時乞骸骨子長次立長次卒子長之立長之卒
子秀延立秀延卒無子畱守長道子高寬立高寬老
子高庸見今為侯初長重尊江口正吉位群師之上
士咸不悅公共計功正吉曰我不及公等曰功不及

我而居我上何正吉曰我安能知之冀侯不薄我身
我以我為能任率豪儻如公等者此亦公等所不及
也與加刈搆兵果能以寡伐衆使小松甚重

金森長近自德山後前美濃人也從尾君起戰于長篠與參將攻

破鷲巢越前卒為大野城主屬柴田勝家尾世子從

甲將三千入道飛刈入信州尾君見殺從秀吉代為
秀于山崎已克歸越與前田利家注見秀吉為勝家
講和秀吉詳許之出兵美濃襲破勝家于賤岳長近
等於是降于秀吉還自小牧移封高山四萬石會津
之沒長近及長子可重從至小山還攻郡上戰關原

以功封郡上別以二万石封可重二年乞骸骨可重
代立以己邑与弟長光為侯神祖以長近舊老居伏
見屢就飲酒年八十餘卒後五年長光死幼不應
置後絶封甲寅可重遂攻改明年守岸曲大野治房
歸自控井要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是時次子重賴宮
于駿府為親信在軍中未嘗斯史離側賜食之邑還
自改可重卒子重次立以高山与重賴為侯季子重
隆酒井忠母外孫也冒姓為山城守食三万石大宗
嬖之每休沐在家潜出從之酒井忠勝欲諫不得端
間往懷復而立上怪履常暖一日俄出不得避見忠

勝大驚愧不能言忠勝跪曰頂者盜賊充什臣等不
肖不能止思惟不可使上特昌危又不可使人知願
上素從臣上遂是不出後有惡言称病不入生子二
人囚福山自殺寬永十八年重次子重直死無嗣因
除初忠輝囚高山重賴以為上親弟無大罪善遇之
日日出逐歎于山百姓若之適二越易地高山當其
道德祖聞高山若役忠輝為之不悅使謝重賴徙
之諏訪重賴曾孫賴時憲宗時給事于中歲中遷侍
中一年免後二年復給事于中不適合遷封上山
居六年復還郡上德宗時卒子賴錦為奏者信宗時

為百姓所告國除
史臣曰吾聞蜂須賀氏封阿以來百有餘年未嘗刑
其下一人如此而立嗣者天哉山内恭儉自狹有馬
驕泰自廣後嗣咸象其德森氏父子善戰而長繼罹
疾所謂道家所忌三世之將也長重不遠而復竟享
其福金森氏支屬多而侯者咸絕憫哉

富田山崎寺澤松倉兩竹中日根野右口德永傳第
二十三

卷四十八

富田信高父曰信則仕秀吉為腹心之人外使四方
封阿濃津神祖在小山台信高筒井定次古田重治
稻葉道通分部光嘉曰子之邑咸當敵之衝為我固
守俟我至鳥羽兵聞信高歸欲擊之海中津水軍迎
信高在海逢與會戰信高重治光嘉乃得馳去谷歸
其邑遂與光嘉攻鳥羽不克然鳥羽兵亦不東出侵
掠長束正家屯當世山欲攻津信高佯與之平夜伐
焚其營正家怒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鍋島勝

茂等欲圍津信高恐敵據西來寺臨城使人焚之俄
風起向城正家素之疾進幾得信高。夫人騎馬
出戰免信高是日外城盡壞所善高野僧興山見正
家出其衆使信高去津信高不可強而後聽慶長十
三年移封宇和島佐田岬鎬干海十餘里避尾道豐
後信高鑿之上疾擅絕地紀發大衆強掩匿焉岬未
通以佗谷失侯改崎貞成夫人兄也逆子左門殺人
奔津蹤跡至津見夫人求之曰無貞成望之如伏見
告信高夫妻容匿亡入背天下之約神祖却之曰我
老兵安知列侯之事是以事中止左門聞之隱于高

橋元種許元種夫人者信高夫人之妹也左門黨竊
夫人相与書奔貞成求釋已罪十八年貞成朝江都
言之上集列侯議咸言法不可廢上乃免二侯斬左
門信高子曰知義少与之邑知義養子知忠者本莊
資俊子也憲宗時為外親信甲斐守增食五千石
山崎家盛江州入父片家秀吉時迎降信長家風為代官食三田二万
石徙封丸龜會津之役病不能逆居大改石田三成
作乱求質諸侯家盛不能無与欲遣其妻者池田
輝政妹也多力醜黑左執其袂右拔刀泣曰君愛某
使有子惡妾不相見方有難以妾為質者不過欲抱

子母遠去棄妾于礎益之上也妾知之妾不能獨死

請從君同死家盛乃以下家治為質匿良祥主与忠繼

三成得質子部於是其毒曰我不可復見此人乘驛歸吉田家盛攻田邊佯為攻之去丸發砲數

日解去迨三成敗 上善全注

之子母封若櫻四万石甲寅与輝政子利隆攻改後

徙成羽及富岡丸龜增万石初家治父為代官賦萬金

以上加藤清正与之金免其死迨清正子忠廣見徵

家治遭之途与共詣江都曰清正前治臣不忍見

其孤就死地謂之拳兵友忠廣不聞臣而被拘于吏

臣罪大於忠廣而臣獨偷生何面目見清正于地下

請同伏鉄質明不相欺且臣許死忠廣亡悅赦家治

帰国不殺忠廣慶安初家治卒子俊家立、四年卒

子虎助立虎助幼死国除俊家弟封成羽者獨存

寺澤廣高尾劬人也其父越中守廣正仕尾食二万

石廣高從秀吉軍于樂田時已為志摩守以行人如

朝鮮還食唐津三万石益五万石為長崎戶薩伊集

院久直入庄内以叛神祖遣廣高往說久直乃降慶

長五年以改阜關原功与之天草是時薩亦攻久直

廣高至則已克佐薩平其黨後二年免尹甲寅後夫

王寺攻改乙卯又注今軍已散廣高恒自誠曰置侯

為使撫民也豈為佚樂耶親至鄙問民所疾若所在積穀備水旱夙夜與士大夫治事朝蚤罷騎馬而後飭學力搶弓砲序相及唐津少未廣高曰君異食而下同力裁食麥衣木以率士大夫豪傑之士聞風相集無叛亂之禍拜侍從卒子堅高立寬永十四年上病久不視朝流言大起或曰秘不發表或曰先反為世子是時堅高在江都有亡人因耶蘓作亂大矢野民益困時負以妖術惑民天草守討之不克奴婢皆入賊唐津守遣四將兵二千人時負與深江賊合伐唐津兵唐津兵走保畠岡時負欲如長崎再攻畠

岡不克不能過而北既堅高至合肥後兵賊棄營走遂進圍原賊夜出堅高迎擊斬數十人時上賜書于列侯唯堅高重次無之又遣人戍其城諸侯危之賊平上曰賊雖起天草太治城已遠又擊賊有功赦勿廢削天草四万石堅高病之蠻舶入崎港以兵三千人赴之後有心疾如淺草海禪寺自殺死松倉重政和州人也其先仕畠山氏自大父時仕筒井氏有大功秉家之政筒井定次好色多過失重政諫不用去仕秀吉、重之還自名古屋為豐後守食邑五條島勝猛先為筒井氏老與松倉氏好嫁女

重政迫三成將作亂為之將說重政皆神祖重政不可神祖在小山命重政本田正武秋山光臣神保相茂先還守竹鼻戰關原兩陣未接重政躍馬馳敵斬一人三軍服其勇甲寅自和列入改乙卯改兵伐郡山是時定次失度而其弟定慶軍法今人何進不止中軍使至而後及之居郡山重政以為本事筒井氏見難不救非義也且郡山兵寡不可獸守詣藤堂高久與田忠次共注會定慶等既已而改將本追及擒後者改久欲燒南都憚重政不敢入遂從水野勝成與改兵合忠次死之重政深入不得出於是戰方急所善遇壯士三十人潰敵見重政與

共歸大軍明日獨與壯士所共俱者衝入城殺傷甚

多城壞獲亡將新宮行朝明年論功封有馬智之嶋堀直寄重政旗進之言改敗之重政曰臣進連伏敵復勝是時真寄均至從敵且臨戰後旗連遭伏陣亂直寄得早神祖曰與本年對敵席重政言皆是原北前多石而地廣信之乃請出十萬石之賦上

許之而位次比六萬石島原多耶模扇惑易乱重政

至斬耶模歲數十人其種遂衰修城砺兵如待寇至

設重政之身邑無吠犬初重政在和州與市橋長勝

堀直寄素山一直別所及治為駿府衛及病篤錄改

之功加封邑台至休下日事初君如事我咸無不泣

於是益思所以報國家者以為天下已平所憂唯耶

蘓也詣江都上書言臣以為國家所以憂耶蘓者以

西洋後其後也臣遣人佯敗于呂宋求海上之奕西
洋達塞必經呂宋為國家計四邊咸海置戍無給欲
絕西洋之患莫若置戍呂宋臣聞呂宋兵弱取之可
用千餘人臣願不煩縣道一兵獨往攻呂宋若不成
不過失一戍成則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上壯其言不
許寬永七年卒子重次嗣戍好內不愛士父所招集
豪傑咸亡耶蘊復興以滅其國十四年戍朝江都其
冬吏至深江村見民祭天公毀其像欲治黨與民乃
相聚殺吏燒寺社大掠嶋原人伐之大敗而還賊攻
城不克分徇郡縣不沒者使屠旬月之間号为數十

萬大矣野民益田時貞年十六有妖術見鳥集木折
枝鳥不食就掌產卵割得天書百姓大怪以為天師
下生聚衆八九千合深江賊將之益熾不可制唯以
不見破為功請教于隣國是時拘故越前戍干杵築
二御史監之諸戍將咸不出境使一報御史一相
謀曰朝廷置御史非虞佗變以備故越前戍也然我
居此當上書取旨神祖之制諸戍不得出兵于境不
許諸戍救島原上以為重次苛虐致此非文使者至
則解散起故侍中板倉重昌為總督故徐行發二肥
筑後兵重次無子以房重賴為嗣共馳歸欲伐賊皆

曰賊衆且我隸人盡賊之父兄子弟也一出城則生
變賊雖捷不得一城聞大兵至城有馬原八日而成
鬪兵万五千老幼二万人畜積以面持久十二月重
昌至為先鋒攻城不克十五年正月朔齊攻下利重
昌趣重次復進為士勞不可重昌死其子重矩怒重
次復不應絕其陳而行重賴歎曰孝子也為之先傳
城二月賊破重賴創上使者責重次致賊囚重次
于津山重賴于讚因除母何又以重次攻城不力坐
視總督死賜死赦重賴為會津大夫重賴志自殺
竹中重門字以敏王父遠江守重元事齊藤道三為

岩手城主父重治年十一襲岐阜斬齊藤飛騨及其三臣既
納道三孫龍興太事淺井長政一死事尾為秀吉之
屬重治讀武經觀時之變為秀吉画策制敵如神霸
業是以與秀吉後謂人曰重治在時我不慮難重門
孝于母為人沈默不問不言作又善楷書讀兵書有
父之風三成作乱使重門守犬山既已歸以捕得小
西行長增食邑為丹後守再從攻改晚年益信道臨死
遺令用文公葬式其行事多時罕有比子孫亦重厚
異于俗重元從子重信朝鮮之役為監軍為諸將所
倚信封故大友氏之地高田万三千石黑田孝高代

大反義統疑重信不至將攻之重信實病聞孝高將
攻已遣子重次慶長十年徙封府内神祖將伐改慮
福島正則於改有親自疑懼知重信固与之交善遣
重信江都見正則復如藝今其子忠勝造楯攻改明
年重信率子重次立為長崎尹重次為攻聽獄以貨
奪人子婦甚多塲賈人平野居長崎求其妻不與求
一見飲酒乃遣之暮夜無還之之意妾恐墮墻而亡
与平野共婦塲重次怒以法籍其家下其兄獄其親
姻追奪其妻贖其兄平野失妻上書言尹得魚皮直
千金不進御謂吏曰陀日求之無取不進御使其餘

貨物自擇上第致其次于官奪人子婦及姦前後數
十其它姦贓小人悉知之下吏併得藏村正所造力
三十口事寬永十一年徵詣江都与子源三郎同賜
死于其邸初侍中之變納言之傷皆以力也關原之
戰戶田重政衣重甲織田長政槍刺之又不缺神祖
欲視之進則傷指笑曰是村正耶長政使擊石碎去
遂是士人絕無佩者
日根野吉明先濃人仕土岐氏大父統後守吉重父
織部正高吉咸事秀吉以吉重直諫忤旨俱斥黜小
田原之役高吉有功封諏訪慶長五年吉明從世子

至宇都宮還攻上田礪石潰吉明与石川康長攻冠
者嶺不拔世子遂留吉明等西明年徙封壬生後再
從攻攻大宗時移封豐後府内耶蘓起歸府内備不
虞明曆中吉明子德太郎幼卒絕其封

古田信勝父從秀吉死于三木之戰信勝封松阪為
兵部少輔三成之亂自小山還松阪与畠田信高九
鬼守隆分部光嘉連兵自守乱平增二万石慶長十
一年信勝卒以子重恒幼故立弟重治上命为兵部
少輔辞曰是臣之兄之號也臣假立者不敢當上善
之也條侯常称其賢而鄙一柳直盛稻葉道通所為

云重治成米子一年攻改二徙封濱田傳封于重恒
乃為兵部少輔重恒愚不喜見人雖要職大抵
轉達計事又病久不朝是時諸侯罷臣自殺送葬不
者指為非人重恒有嬖人曰山田成高見其君久不
己深自愛一旦及之而不得死以殉欲滅其君而
斷其患誅重恒曰公久病而推歸家丞群臣咸樂為
之用不知有公謀廢公立右京之子先事不制啞臍
無益又語家丞曰公將焚重畧請早入諫之臣卑卑
之不得家丞信之集吏士諮詢成高入見曰事急兵
吏士盡集重恒乃盡殺家老吏士大譟捕成高斬之

有啖其肉者上聞之下吏治之聞使者至重恒自殺
死慶安二年事也三成時信勝從子之子重勝自大
改奔松改自海上造軍迨三成死封之万石重勝父
主膳正重定以茶寵于秀吉重勝亦以是幸于德祖
曾遊其第以故列侯爭招致之大得贈金帛甲寅攻
改離所部被創三軍笑之軍散諸侯咸歸其國重勝
遊于公卿之間久雷京師改相大野治長使人詭重
勝一致秀賴書于薩侯明年女塔鈴木右馬為仇
所殺吏視創得及書于其懷錄連重勝一茶史本
村宗億募得死士置京師二十人待駕出二條燒谷

所舍乱徇簿犯上之駕又作薩之旌咸諸侯五月神
祖伐改雷米澤兵于淀美作兵于山崎御王其变六月
重勝及子山城死于獄中傑宗億等二十餘人于日
園初重勝得古時物不為破罽而後補世皆効
之大河內久神綱也重勝不為破罽而後補世皆効
不致者似有神也者至於是果敗情也况毀神年物而
適千已并必也毀已者至於是果敗情也况毀神年物而
德永壽昌從尾君起事秀吉甚所親幸主賤岳食松
木三万不秀吉薨使収朝鮮之兵神祖在小山台壽
昌曰三成拳兵於子如何對曰三成罪人也於法不
得離澤山然擅如大改動搖天下以浮辭欺諸侯
雖惑其言不悅受令不敗何為擊之使神祖曰善
如卿之策且戰在狩不在衆余雖不材西諸侯無當

于我者不出三月天下可定兵賜之善馬一疋与子
昌重先歸取福束福島正則以壽昌市橋長勝為先
鋒攻高項守度不能支陰使人于壽昌等佯為拒之
去丸發砲白西北逃去壽昌等許入心
進傳堞守以為見責疾鬪欲共斃死者甚多正則怒
壽昌等使人城守出其兵取其城又攻降駒野通使
于藝之壁遂敗土州之兵于多藝以功封高須五万
石昌重後再從攻改昌重過下無恩沈酒愛婦人其
相曰君從先君艱難成此業如何供臬桑之昌重不
答詠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

露太日若多逆是不復諫寬永四年高須水五年命
城大改昌重匱財又病後諸侯期以罪徙莊内共侯
死于新莊谷子昌勝于柴田与邑千石

史臣曰讀列侯諱尋所以廢興存亡不過奉法不奉
法也廣高重政因之則興堅高怠而削重次易之而
刑謂之助蘊禍之大不然家治之報德重門之尊學
重治之有讓壽昌之善籌當時之選也律歲不暨十
七不置後五十無嗣臨死不得立後以是絕嗣雖至
親不免况於疎者乎

溝口村上中川仙石一柳加藤龜井傳第二十四

卷四十九

溝口秀勝尾溝口人也自幼事丹羽長秀若別逸見
昌經死無嗣分其地封秀勝為附庸尾君既薨擊敗
柴田氏兵于敦賀移食大聖寺五万石長秀死改屬
堀秀政賜羽柴氏拜四位下伯耆守秀政死子秀
治徙越後封秀勝柴田六万石以別邑封二子宣勝
善勝會津侵越秀勝破之解三條之圍堀氏之亡也
秀勝於是無所屬卒宣勝以己奉邑与善勝乃
還前所受于父宣勝不可善勝終不肯有二邑言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于上曰兄弟所爭者義也使善勝食澤海萬四千石甲寅宣勝居守善勝從軍塞木津乙卯從越後侯攻改是時亦為附庸善勝屬土井利勝為前鋒越後侯奪封收其支城成烏宣勝率子宣直立有墾田可二万石盡与弟宣俊等三人以宣俊此小諸侯大時善勝使往加賀為畿内南海伊賀巡見使善勝孫政胤憲宗時率以水口侯明支子加藤政有為後侯四年宗族惡其行上書告其短因水口国除宣直後直温見今為侯

村上賴重信州人也父義清為甲所攻奔越後使賴

重年十二仕丹羽長秀以驍勇聞名長秀死秀吉与之也六万石為周防守属堀秀政一子秀治從越後封之本庄九万石与溝口秀勝轉戰解三條之圍忠輝封越後侯亦為附庸領騎邑三万石是年秀勝賴重咸死賴重無子以戶田重政子義明為嗣乙卯從土井利勝為右前鋒義明花井遠江塔也恃勢横于国中忠輝奪侯乃無所属初家丞富田次郎欲与改河野庄左發其事誅死元和四年人或刺殺庄左上疑次郎妻父渡邊所為庄左子權兵得義明与渡邊書上之義明奉教之也執義明岳山国除

中川秀成先常州人也王父高山重清容遊于攝為
中川清氏婿昌其姓父清秀為荒木村重守茨木逆
池田信輝封大改取清秀姊為子輝政婦以故從信
輝至山崎秀吉自輿上勞清秀一將下馬見秀吉
無礼于已大呼曰秀吉一捷有吞天下之色揚鞭去
然為秀吉拒越死賤岳秀吉乃以其子右衛門大夫
秀政為三木城主秀政死朝鮮令其弟秀成代統具
衆尋廢豐後侯以南郡封秀成為國侯慶長五年秀
成一與故豐後侯作乱姑之夫輝政使一責秀成立功
贖罪秀成衆見三成破自改歸函大田與田原倫忍欲改白杆政信伐盡澧

諸佐賀關秀成怒攻白杆政信欲降恐前遠岡兵陰
通使于黑田孝高一得白杆一與秀成贖罪甲寅秀
成已死子久盛自天滿攻改乙卯又往不及戰久盛
玄孫久忠當于德宗時以藝侯弟淺野久慶為養子
立之

仙石秀久美濃人也仕及尾君時從秀長攻四州別
將兵取須木便以為城主徙高松與長曾我部信親
使如九州薩長之戶次川殺信親秀吉怒黜秀久小
田原之戰潛從軍往攻破南門復封小室往戌朝鮮
會津之役自宇都宮還攻上田遂留小室塞上田之

道德祖後遊其邸以前久從軍也甲寅秀久病卒子忠政從再攻改忠政兄宗也為改將死忠政後徙為上田侯忠政曾孫政明憲宗時徙為出石侯政明子政房仕德宗為養者祠曹卒無子以佗仙石氏子政辰為嗣今侯政芳其子也

一柳直盛先豫州河野氏也大父宣高以蹋鞠去卿土至美濃容于土岐氏改氏一柳父通高實驗江氏云直盛兄伊豆守直未見土岐氏日衰不振去仕尾食邑黑田秀吉取竹鼻使直盛守之小田原之戰直未攻山中而死直盛代統其衆拜大監物食黑田三

萬五千石陰輕美方六萬石直盛嚴恪寡言與人飲樂有及婦女怒於色而罷世謂之鐵唇會津之役從至小山迨將攻改阜池田輝政欲先涉川直盛曰軍法近敵者先進諸將唯我邑與敵壤界今日涉川孰敢或爭涉出敵之後是以大捷已拔改阜進取長松張旗幟設疑兵敵不敢伐遂從戰園原封神戶四萬石是時直盛姑之夫小川祐忠襲破大谷吉繼直盛詣軍門請赦祐忠神祖曰祐忠嬖于三成而不能死不可謂守節無我以子之親不忍致誅慶長十三年上曰直盛先豫人欲得豫地徙之西條後再從攻

改与後藤政次戰斬首四十級謂越後侯進軍越後
侯不聽得罪直盛論功增封最上後宮一戊木子四
如光陵三助興作太宗時率分邑建三侯長子直重
侯于西條仲子直家侯于川上季子直賴侯于小松
直重率子直興立直興無行飲倡家擗蒲曾修作皇
宮受賞失儀上聞不是寬文八年当朝江都無故不
果因加刈国除

直家欲城川上請之會其率先令立小出吉親子直
次々女塔也以請嗣不及生前封小野直次子未
礼憲宗時神大衛將歷雷守給事中曾避參政之号

改對馬守為土佐守無子以從子未昆為後小松侯

直賴曾孫直邦与未昆当德宗時

加藤貞泰父曰光泰美濃橋詰人也從秀吉起為遠

江守食澤山二万石小田原平封為甲侯朝鮮之役

大破明兵于京城奉行三成忌其功鳩之還告秀吉

曰貞泰幼不可君大國徙食里野五万石慶長五年

徙至小山還軍于本田絶大垣之直攻大垣十五年

徙封末子攻攻復移大洲太宗時率子泰興立分田

子侯身直泰泰興立孫泰右与田子侯泰貫並時仕

德宗

龜井茲矩本尼子氏之疏屬也祖父民部少輔長綱
與其塔山中幸盛謀將復尼子氏不克死父茲經乃
去適駿會駿君義元死復去仕秀吉、、入因州賜
茲經鹿野万石為武藏守秀吉既卒九州割雲日之
半与之茲拜不受曰臣願伐琉球有其地秀吉固好
奇功資舟糧遣之逢海不通罷會津之役茲矩送至
小山還伐三成干關原小塩城主赤松廣範娶淳田
秀家婿聞秀家敗見茲矩欲与之共攻鳥取贖罪茲
矩許之會城降茲矩遂進定回伯二列元和三年茲
矩已死上聞其有功不受賞封其子政矩于津和野

四年卒子茲政茲親相及為侯憲宗召茲親給事于
中遷親信免造園中野及起皇宮其孫茲延德宗時
卒以松平賴明子茲胤為嗣
史臣曰人材之不兼美也西條侯之賢而見說於五
條侯至柴田侯兄弟相讓尤所希觀義明免花井之
禍亡于其臣之相讎行之不正有所繇致也中川之
存名以曰杆實賴其姑觀小川赤松是為幸至茲經
言琉球是啓朝鮮之端

久雷島脇改九鬼向井小濱傳第二十五

卷五十一

久雷島康親先本信州人也王父村上通泰通豫
人越智通直妻以女与之其邑通泰假毛利元就舟
滅陶季賢者後皆毛利氏通使于尾父通總方秀長
定四列定食以不從長曾我部万四千石秀吉賜之姓豐臣氏拜出雲
守以水軍伐小田原慶長元年伐朝鮮水營死之神
祖誅三成移康親為森侯甲寅康親子通春病不得
行唯遣其兵耶蘓起与木付侯成島原為光陵防火
使德宗時森侯光通為大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賜改安治江州賜改人也初仕明智光秀後從秀吉
戰于賤岳与加藤嘉明等七人名冠三軍秀吉信雄
構難瀧川正利見安治言母病篤安治為言遣之於
是正利奉室歸上野為信雄守秀吉讓安治曰若行
之安治曰臣之罪也臣能取之行募得壯士襲取上
野定伊賀歸報秀吉以為能食能勢万石改授高取
二万石拜中務少輔封入薩須本五万石天正十五年与
加藤嘉明九鬼嘉隆載自海上攻取隍河逆舟造梁十八川以濟衆十八年築田原三子文仁郎機于舟攻其南小田原
未拔還取下田伐朝鮮戰于唐島敗安治恐秀吉怒
為麻繩投釣得艘艘數艘秀吉曰安治進不止必死

于敵勅不得離水寨後之役破唐島得船大小十六
伐明兵于泗川敗之進戰蔚山追北二里餘會津之
役令子安元從軍會三成友道不通從大津侯如敷
賀遺山岡景仲藤堂高虎書言不敢替救大寺吉繼
疑秀秋為變從安治朽木元綱小川祐忠于松尾東
倫秀妹白不知安治等之謀既秀秋代吉繼二合二
敗為安治等所乘吉繼死遂進攻沢山如改絶河口
後十年移封大洲明年移家江都子安元安信再從
攻改安信時已為万石侯元和元年安治老乞骸骨
子安元字子亨好書積万餘卷立二年移侯于飯田

上甚重安元數召見侍酒安經死遂踈安經季弟而
為嗣池田長賴殺之并傷安信事在池田輝政傳安
信曰是失侯是時堀田正盛貴盛幸于上安元乞其
弟安利為嗣安利死又養其子安政安元死安政立
城立野遷烏賜五千石北內諸侯安政長子安村出
奔憲宗置諸小濱今安政致仕傳季子安照一剛
直不事權貴上盛任侍中吉保列侯莫不求珍瑞饋
遺安照故餉之五頭魚方命收赤穗明日將行執政
曰百里之行治裝何速且待芦森侯安照曰臣恒或
飭待上之令是以不遑問諸公一所知也云後造

北九一年罷安照老子安清立安清卒子安與立是
年德宗立七歲也

九鬼守降先紀刈九鬼又也有隆良者移志刈家烏
至父嘉隆時結豪傑六人防寇六士疾其背約逐之
尾君之攻大河內嘉隆自洞津載兵士襲六士

降城烏羽居烏尾君知毛利氏納糧大政与嘉隆
野田福島絕海路後為秀吉攻大野不校自海上救
蟹江參兵破之小田原之役攻校下田將水軍入朝
鮮勢入出木干海敗之烏羽入稅之稻葉道通曰我
列侯也不可同高賈輸稅嘉隆訴之奉行不能決令

出半嘉隆不可神祖曰大閤弛關市不稅鳥羽遠而
令不及宜止於是嘉隆大望稱病致仕必欲報道通
慶長五年嗣子守隆留其相富岡五郎守鳥羽率兵
至小山嘉隆誘富岡入鳥羽殺使者合于三成以欲
政道通三成又使管達長末嶋某及藝兵助嘉隆侵
叁尾嘉隆乃以佐賀兵圍岩手三日解去召守隆守
隆曰使者言三成不德必敗守隆師于畔乘救岩手
屢破棄名兵九月筑肥咸去獸堀内氏嘉居焉嘉隆
以為守隆不能敵間告勿伐守隆曰我不戰異日必
為觀勝者与之何以免公于罪龍衣破達長舟嘉隆出

聞守隆至下令軍中勿擊高勿追北戰傷數人而去
神祖益不憚守隆曰公豈以父子相殘乎然棄兵不
出何以為不黨于賊乎平之日就戮必至何違請父
之身擇將復戰會三成破嘉隆已入海島神祖誅三
成益封守隆二万石与故合五万五千石必殺嘉隆
守隆曰上誅臣之父而賞臣于地臣安能獨生恐非
上之所以觀天下曰輝政請不許曰正則請乃許富
岡怨嘉隆前欺已以兵臨之曰侯請不止抵罪君請
自圖嘉隆乃伏劍死守隆大怒捕富岡族之後与向
井忠勝父永重知使叔諸侯大船賜蜂須賀氏舟二

甲寅与小濱光隆向井忠勝千賀信親入西傳帆曰
風雨拔福島取敵舟浮音舸至高懸橋音舸者矢石
不能傷編竹覆舟自窓硯敵可射則射明年守隆等
四人襲大野道軒于堺走之圍葭島搜伏兵虜石餘
人既還江都召常居左右寬永八年率守隆惠長子
隆季從王父之命而拒父立次子隆尚上欲不許大
老忠勝曰父子不相悅宜如所請而分為二侯上乃
移隆尚封三田三万六千石隆季封綾部二万石以
千石与季弟隆恭隆尚立三年率弟直隆立直隆率
子隆昌立隆昌率無子以鳥取侯光仲子隆仲為嗣

隆仲憲宗時卒以柳生宗春子副隆為後給事中
為親信已罷造多田院副隆卒從弟柳生隆方立隆
方老立戶田忠定仲子隆休為後

綾部侯隆季子隆常朝江都道率以松平信次子隆
直為後充京師防火使致仕以建部政周子隆恢為
後二侯咸實非九鬼氏而蒙其姓耳

向井正綱父曰伊賀守勝政勢州人也仕駿為水兵
長駿亡為甲守持舟參攻殺之正綱竟降于卷下攻
甲正綱入豆刈殘豆城小田原之役屠田子以善水
戰為三崎令甲寅留正綱三崎使二子忠勝左門如

改時風大起咸曰始歸三崎兄弟不可三日達龜山
失船一艘不知所往舟子疲斃不能起唯兄弟寢數
日夜乃能行攻傳帆破柵三重合九鬼守隆攻新家
不投進取福島船軍散停船尼崎明年伐改舟得糧
草無算遂伐大野道軒干塚戰被創執政與書責其
輕敵遂如改斬首虜二十餘人又被創上令如有馬
治創後代以爲三崎令造大船可三十尋名曰安宅
父之遷走水令置走水令有忠勝始
小濱景隆父志州人也九鬼嘉隆遂景隆父景隆奔
甲亡客事清洲毋何事冬小牧之役導戶田忠次

襲勢州與秀吉者甲寅子光隆攻改破水寨後爲大
改目船

史臣曰行有似戾而正也事有似乖而順也嚮使真
田信幸九鬼守隆從其父之令駢首東市已久無鳥
乎子從父安得爲孝哉而守隆之不憚長子人情之
所必有也安治方爲三成出兵使出曩取上野之計
其功不下大津侯也抑亦長劍拄頤大羽如箕者耶
加藤九鬼久雷島脇改咸善用舟而後世專稱向井
小濱亦以位列侯之尊也

分部平野等傳第二十六

卷五十一

分部平野瀧川市橋関池田栗山毛利建部小堀

長谷川新庄谷本田十四侯起于織豊之時

分部光嘉勢州人也大父長野植藤事北畠氏居阿

濃津有二子藤定藤光々々者光嘉父也光嘉有兄

曰藤敦見尾日強欲附之逐伯父嗣北畠氏之子具

藤立尾君弟信包既亦惡信包逐之己与尾君盟復

之信包遂逐藤敦為光嘉忠正之為大京亮文祿元

年信包伐朝鮮有罪奪侯光嘉事秀吉食上野万石

慶長五年從主小山還攻馬羽不克會菟兵至如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濃津共守所親殺甚多津人或謂光嘉曰是已人之
勇耳胡然為光嘉乃止既不能守子城藝入三成死
封為大講族再攻改率無子以塔長野光信為後大宗
時使巡常奧羽三列為奉行興中堂光信率子嘉治
立娶池田長常女為夫人長常死其弟織部從夫入
居醉擊嘉治却為所殺織部從者擊嘉治傷指卒子
嘉高代立嚴宗時卒無子以池田長信子信改為後
其曾孫光庸見今為族

平野長恭舍人親王後也四世祖清魚業忠以志永
中入津島取平野居焉至父長治時從屬織田氏秀

吉歸自小牧伐取其邑長恭乃降秀吉戰賤岳有功
食和州五千石後從至小山還戰關原甲寅城江都
會改事起長恭言上欲親往台子長勝于及至駿或
尼之台恐不來子止長恭泣曰若然共死神祖聞之
使其所善細川忠利固要止之遂与書絕長勝与共
如江都然神祖悅其父子相愛而益疑大野氏治不
從父与兄於是從圍改軍罷長勝乃出德祖常召置
尤右長勝無子以增山正利弟長政為後
瀧川勝雅本木造氏北畠氏之疏属也少時為僧險
詭有口才欲滅非畠氏已代之潛事尾將瀧川一益

一益悅其辯令還倍予之其姓引尾攻北畠具教
不能支以尾公子為嗣罷兵尾君乃遣信雄立勝
雅為傳勝雅遂迫殺具教信雄德之為上野城主及
信雄子秀吉構難說降松島既脇攻安治取上野羽
柴秀長取松島勝雅乃徙神戶居島踐田自贍毋何
信雄子秀吉卒為秀吉教使于參秀吉悅之執信雄
賜勝雅姓羽柴氏為下總守益封五万石合前九万
石三成乱為三成守業名聞三成敗亡命不敢歸神
戶神祖憐之封其子正利于田中赦勝雅為世子友
正利妻者石川康長姓也康長有罪治黨與正利不

自安而曰失明不能事上納邑如京師先是子養土
政定義子直利上予之三千石官至留守
市橋長勝先出三條藤氏專順者巧于插谷善聯歌
予宗祇同時以居濃市橋自為氏焉父曰壹政守長
利為尾將封今尾長勝磊落狎侮人然善戰有功慶
長五年還自小山攻福束々々兵阻木曾待長勝募
善遊者涉上流出敵之後燒廬舍走呼敵驚走長勝
因涉伐之追取福束大垣之勢益盛神祖至清洲長
勝攻馬瀨燒之与德永壽昌等塞多藝追取長曾我
部盛親僧惠瓊軍斬首八十級以功益万石合故二

万石属駿府伯耆炭忠一卒無後分其地为三封長
勝矢橋加藤貞泰封黑野関一政封黑阪後再從攻
改明年神祖曰星田長勝邑也善防不使燒我是以
宿星田迨城破諸將爭驅敗率長勝特固陳倫不虞
非所及也徵長勝造駿府親增万石以褒忠誠於江
都常台置左右移封三條率初二祖尤愛長勝在陣
中呼其吏士与語吏士以為受知于上於長勝之死
矯言于上曰臣無子不敢請置後唯吏士從良有勞
願託有司事留于中無報三條相武藤重成乘傳詣
江都言長勝勇長政以改功賜邑者常指曰是我嗣

也吏士無不聞者良意苦病不及此吏士不佞以乱
命上聞請從前言開眉地下上悦曰是唯老請嗣天
下有明約不可許擇膏腴之地二万石立長政為蒲
生彦長政已立召重成子長告与市橋氏封二千石
使仕于朝天下咸言此君而有此良大宗時長政使
巡四州命造多賀祠未成為郡奉行率子政信憲
宗時為京師防火使率有二子不肖不可立弟信
直復為京師防火使事德宗五年率以溝口重雄子
直方為後直方為大衛將三年免
關一政平資盛後也足利氏初盛忠者為龜山城主

尾君執一攻父盛信于蒲生氏卿家久之獲台子龜
山為安藝守一攻後以龜山幸信雄一攻身勝藏當
一攻如京見秀吉反兄召瀧川一益秀吉乃攻龜山
取之賜氏卿之復與之一攻後是遂良于蒲生氏
尾兵至放火塞路擊其後尾兵大敗氏卿徙會津封
一攻白川五万石移三春氏卿季秀吉名一攻封飯
山田丸具忠于川中島公初歸自及二子前後禦盜聞其苦寒秀蒙之年移二子于
濃州慶長五年具忠字賊奪邑一攻初為三成守大山通使
于我遂從出關原一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一爭先進怒欲
相攻一攻曰兩虎相鬪必兩死非廉藺事王之節且
也戰非一道何獨非敵二人乃止一攻于中村一采

降大山後封里改從攻改元和三年卒其衆叛離不
可為國賜從子氏盛五千石奉關氏祀
以却渡得龜山
池田知政本荒木氏搆人也事秀吉拜倫後守從戰
關原後朝駿府目巫假金于後宮昇者歲予之息慶
長十九年夏巫收其息偽以及代金巫訴之吏召知
政妻問之不暇巫遂言妻与其家巫姦知政坐奪邑
因諸福智山會改事起請從侯傳軍許之
桑山重晴尾海東人也往仕秀吉于長濱久之相秀
長食邑竹田徙封若山三万石至拘秀次率兵入衛
正門益封万石晴有曰子曰一重元晴貞晴主水

一重早死立其子一晴而致仕与元晴五千二万六
并石朝群之後一晴及加藤嘉明彼其水軍還討平
田邊賊三成時命一晴固守若山弟一直自合渡擊
大音吉 讎于関原斬砲隊將三成死攻降新宮定食
田川万六千石益元晴二千石封复晴武田五千石
慶長九年一晴卒一直立十一年重晴卒是時一直
徙布拖從重晴居元晴子复明暴死国除与主水三
千石為後甲寅從藤堂高虎攻攻乙卯後水野勝成
行斬首百餘級城破屯住吉禁虜掠神祖疾作属一
直堀直寄市橋長勝松倉重政別取支治以衝擊之

仕增一直万石支治雅故有卻重政愧共奉命与一
直過伊藤政世不知政喜与重政交厚盛言其怯懦
不任當大事政世以為侵已扇搏支治及斬殺
政世誤傷一直政世家誣一直与支治相共謀止知
無之獨賜支治死然自是之後遂疎之太宗時使巡
北陸山陰卒子一玄立造犬仏于京一玄有女妻貞
晴子貞利分与三千石貞利死上尽收其邑与貞利
弟貞政二千石幸山氏益衰一玄老子一尹分邑三
弟天和二年有事嚴廟一尹為南部直政被告坐大
又致失侯

毛利高敬六世祖依々木高久居鯨江為鯨江氏父
定春居森為森氏倫前守從依々木義弼本藝之後事
秀吉受邑今大阪有鯨江堤備前島此其地也毛利
輝元許秀吉和使高敬隨東討賊輝元賞其功與之
其姓遂事秀吉食之摩二万石与竹中重信福原直
高早川長敏垣見家純熊若直陳監朝鮮軍攻水宮
墜水藤堂高虎救之得脫潛將欲害蔚山源天高敬吉子加藤嘉明子之秀吉收賞三子有差直高等阿大将秀家報
蔚山功不平諸將怒知高敬重信長敏不肯變更欲倚以
言直高等四人直時秀吉薨三成專任事以大問
已差次功狀不受諸將怒欲害三成神祖乃

罷三成歸澤山奪直高 蔚土三成死從高敬依伯
復攻改每朝江都常台入訪問故事憲宗時佐伯侯
高重以久雷島通請子高久為後高久亦無子以弟
高定為嗣給事于中遷親信坐事免襲封造半藏門
享保中卒長子高通以見上繆倭病之祚病不立

次子高矩

建部政長祖父曰壽德為内匠頭近江人也仕尾秀吉時為小
濱尾崎郡代掌運輝給軍父克重代治尾崎子藝兵及洞津既三年卒秀賴以政長
幼不署欲更置他人播磨輝政長親也言神祖使
治尾崎如父時甲寅秀賴令政長輸輝草政長望前

欲代己不從命。集豪長者質其妻子。改相治。長將
兵出。欲逐政。長會播將南部。越後。至為不能克。引本
明年。上使松平忠利守尼崎。改亡封。構之河邊。從播
之楫。東寬。文中老子。政明。立。政明。卒。弟宮。衛將。政宇
立。憲宗時。為伏見尹。正。德中。入為謁者。領祠曹。今。後
政氏其孫也。

小堀正次。近江小堀人也。以精茶之事。仕秀吉。予千
宗易等。有名。會津之後。從小山。還。戰。關原。既捷。成。備
中。松山。食。小室。萬三千。不。甲寅。正次子。政一。予中坊
定次。搜。改。將吏。置。擊于外者。予別所。支。治。守。住。吉。以

上如茶田山也。後為江州奉行。斷畿內丹波。詔為奉
行。城二條。以言事。改。伏見尹。蒞。新。高野。獄。正保四年
卒。子正之。嗣。列奉朝請。正之孫。政峯。德宗時。為大衛
將。遷。伏見尹。久之。入為奏者。德宗。遷。西城。以。政峯。為
參政。至。厭代。罷。為奉朝請。

新在直賴。近江新庄人也。為大津守。食萬二千石。秀
吉薨。罷。居。伏見。予大旨。吉。德。真。田。昌。幸。脇。改。守。治。等
為神祖謀。掣。衣。至上。已。誅。三成。以直賴為三成取
上野守。之。門。于會津。久之。上曰。直賴。本親。于我。為賊
所使。非其本心。召。還。為。談。伴。封。其。子。直。定。于。麻。生。為

世子文甲直定壁于今里乙卯為右前鋒為奏者
三年卒子直好立寬文二年直好卒以子直矩幼立
後弟直時後必子之直時欲殺兄之孤卒欲自有朝
其衆言孤病瘵愚恐不任君國我甚憂之阴閉之一
室事侵淫聞于上延寶二年上立直矩為麻生侯食
二万七千石分七千石為直時奉邑次家事而直時
厚賂家人言直矩不遵教居二年直矩俄病死上以
麻生万石封直時續其祀明年成大政病見直矩作
崇己若呼服卒子直智立直智卒子直祐立
長吉川守知父曰宗仁後信長如京師至明智光秀

圍信長于本能寺宗仁馳驛告秀吉遂伐光秀于山
崎光秀死封万石慶長五年守知後戰関原十九年
自京師如茨木阪是以不攻竟伐取至片原後卒子
正尚分三千石封弟守勝正尚廼為宮衛死無後
吾衛友本依：木氏江州人也其父大膳亮衛好後
織田氏起三木之戰衛好死衛友追斬殺父者以是
著名竟食山家万八千石會津之役請從不許三成
乃令衛友攻田邊衛友者三成之仇也常欲死之唯
三成知預避之於是時諸侯咸從三成不敢不聽令
三成死後細川忠興攻田邊及其父藤孝白衛友前

發砲無丸上聞召為世子友甲寅衛友亦從軍神祖
以衛友嘗有寵于秀吉不許如江都請乃許明年細
川興元勸上功狀衛友不從人以為長者後城大敗
平憲宗時衛友曾孫衛純給事于中一年為京師防
火致仕子衛衝立
本田正武本田親強後也大父如人仕執北畠氏為
船江城主父左京亮俊政納子正武于松島為質秀
吉弟秀長圍松島台俊政乃募人竊操質子
歸適會秀吉平信雄俊政乃棄船江走從秀長屬
蒲生氏御既封高取復屬秀長慶長五年及人攻高

取不拔正武自小山還守竹鼻甲寅守岸曲乙丑戰
有功後子片桐元包同起塔于高野大京時奉無子
因除正武以善基名

史良曰分部瀧川等無足叙列者然足觀存亡之道
不在強弱而因失于本不也平野長恭始子兩加藤
福嶋同列後相共造嘉明道故甚樂見河村權七問
其邑歎曰長恭子權七固同耶言之不止坐中為之
愀然正則覺然起曰子若不棄正則以二万石奉子
嘉明見其色不违合之約為問還自則敗其約不樂
罷云

成也神祖欲及君親往洛之適信包病聞之出謀
可往以否往至廳死信包前言信重不孝卻不為嗣
於是坐兄弟爭立不直奪侯從及之軍求復封不得
及入思信包吉政善調護孺子至兵興而曰使今日
有一人不及此寬永中前嗣為柏原侯少男信則率
子信勝立信勝慶安三年卒以無子國除
長益初從信忠之京師信忠被圍脫身逃去途中
兄信包居自傷不死難去髮名有樂謝不見賓客秀
吉方欲滅信雄名長益居人改拜後四位下待從四
男咸有爵賴長侍從出雲守長孝河內守長政左衛

門佐尚長武藏守為秀吉使于春詰其好慶長五年
親斬三成將封芝村侯長孝斬戶田重政封野村侯
尚長疾戰陷陳封柳本侯然長益陰有所受居大阪
人亦以澁夫人故信之有大事于大野治長計淺
行之它人無預且元事起遺書京兆尹曰且元至自
駿府知邪謀不可掩匿逃歸私邑是故流言大興其
勢愈益搆及于二都以規解已罪是京兆所親親也
具為啓說勿為及之罪上不可發天下兵至及命長
益主和澁夫人怒不許且元道備前島以弘郎機天
賊砲攻城四面同發晝夜不休男女不寢十日餘澁

夫人樓上望見軍所且元砲擊碎樓柱女登二入潰
爛死夫人慄下樓始許長益神祖乃使謂曰子之於
我由於及耳勉善處其際子亦寧俟我言耶長益對
曰謹拜命之辱出子尚益子治長子大野治德為質
上遂召長益父子居京師明年及呼之不往元和七
年季初賴長以軍功食邑為人美好善飲酒及茶之
宴吹尺八城二條時長門守津田信成甲斐守稻葉
通廣等子賴長共遊倡市醉彷徨通衢凌辱入雕工
後藤光兼遮駕言信成等于道見光兼從子婦乘轎
未扣轎侵辱久之乃放下吏驗問保得請不法事以

長益故咸減死論信成自秀吉時食二万石通廣万
石於是咸失侯長益乃遺長政江都以賴長為改將
於是以前過不得嗣遺命立長政子長定時使
己子典清承大田原侯後乞宇多侯高長子長明以
為後長明老後子長清嗣室永中移邑岩田為京師
防火使致仕子長弘立頃之奉子補世立野村侯長孝
子曰長則寬永中死嗣施柙本侯尚長孫曰秀親憲
宗厭代命使護中宮吊使為護宣命使前田利昌所
殺以其少數詔辱之秀親子幼身成純代為柙本侯
成純奉秀親子秀行立秀行奉族又信方代立

小幡景憲本小畠氏遠州葛原人也父昌盛為甲將
小幡上總養子改姓小幡氏參公定甲子東宮內將
害參公挺又上堂景憲兄昌忠擊殺之賜昌忠故所
食邑景憲年十一隸井伊直政軍中多甲人奇景憲
教以兵法景憲以為兵不可不廣學之從小野忠明
學刀兵通挺身禽盜賊人之不能制者遂復從直政
通關原持一級造門請除亡命之籍不許甲寅後加
賀茂攻取有功明年為松平定行叔倉勝重言事二
子悅會取入台之伴亡命入段之相治長重鳥引子
謀事真田幸村後藤改次日東取伏見二條南出石

部燒御市斷宇治勢多之橋從和州襲敵後十九莫
不勝矣景憲曰不可自古據宇治勢多者多矣咸不
能成功縱能拒之不敗西南諸侯直指段至可為寒
心也乘三叔之城積十年之糧以待其倦雖百萬不
足畏也太此非計二子曰不然以天下之衆運四海
之糧何弊可乘孤城無援非深謀奇策制其不意不
可治長固悅守城之議不用二子之計用景憲為將
偶有告其謀者誓而後縱之景憲恐逃歸神祖不擇
以言城中事除亡命之罪從軍攻取德祖時為行人
受兵法者二千餘人後言甲兵自景憲始病狂易寬

文初死

小出秀政子秀吉同鄉里娶其妻之妹以故甚愛信之本復曾事尾君

小田原平封岸曲三万石秀政有三子曰吉政秀家

三尹久祿四年封吉政龍野徙食出石六万石以秀

家為岸曲嗣子而吉政尚居岸曲居子吉英于出石

秀吉薨先令吉政尼桐且元居中輔少子慶長五年

秀家從神祖伐會津三尹從藝攻津吉政且元謀曰

三成以少子為名軍敗少子危至使人言少子不知

三成又使吉英攻田邊通使城中砲唯有声已土伏

炭逃關原至隈吉政秀家數擊破其兵小出氏遂安

神祖少子秀家邑決政事秀家無子約傳身八年秀

家奉九年秀政奉吉政代為岸曲岸神祖以為三尹

賢汝言得岸曲而為吉政所抑封之陶器万石家于

江都復子吉親邑吉親者吉英弟也十八年吉政奉

吉英立以出石三万石与吉親十九年秀賴手書名

吉英不可圍鷺島門于京橋子吉親造隈道路

京師明年改岳歸自依野擊破之于岸曲及破斬取

率七百人軍于隈捕之人是時三尹二從軍神祖望

天生火指示三尹三曰三曰竟至此奈之何神祖

為勤容罷元和五年移吉親為駿郡炭封吉英出石

五万石吉英凡再收松江戍焉予戸川正安造塔高
野以尾桐元包本田正武造之不成咸死也自古英
五傳至英及元祿中卒以幼國除初吉英夫人會津
侯女也忍而者殺嘗予其夫飲酒女豎或有過刺目
女其睛女豎仆地宛轉觀之大笑云於是世咸言先
祖所致寬永十年三月使巡東海東山吉親巡九州
二島十二年三月予市橋長勝為郡奉行遠江以西
長勝掌之遠江以東三月掌之三月使取松平輝澄
邑十九年病卒出召侯施嗣之明年陶器侯重興卒
請弟重昌為後會病死國除而宗族仕于朝者不少

也市橋長勝之死也後部侯吉親代為郡奉行吉親
孫英利為后師防火使修北野聖廟英利子英貞取
西條侯女德宗後弟也以故為奏者領祠曹親任此
內諸侯遷東宮奏改子英智後亦為奏者領祠曹遷
參改

土方雄久父曰重久山州人也事于尾信雄居雄久
薦野拒西兵又使求救于參之兵大來擊卻秀吉
出大山与尾平卒封雄久于大山四万五千石既
秀吉召雄久勝雅長益曰參公至天下不足定公等
勢卷之事為我言此意予之若未雄久等數及不能

得要領久之秀吉奪依治氏妹嫁參贊母請見神祖
乃許小田原之役雄久夜伐部敵兵小田原平秀吉
滅尾居雄久于改秀吉薨神祖秉天下柄因雄久亦
戶語在淺野長政傳三成及水戶侯請雄久從軍神
祖固知其有口辯使參前田利長利政等雄久者利
長舅也說利政不可說丹羽長重青木長治咸降之
適戰勝關原封三萬五千石于常州利長而德雄久
引之西海萬石朝江都德祖再如其邸雄久弟曰大
田雄宗好揚人之短為加將敗小松兵歸數金狐穴盡
殺狐兒庶有愛妾居于外侯就之見雄宗走避如此

者數終誅雄宗又咸知為狐妖莫為白者雄久子雄
氏從戰關原封薦野再攻及雄氏弟雄重仕為親信
迨父卒詔封封窪田二萬石從攻及益五千石雄重
孫雄直有弟曰雄賀貞辰父死及雄賀邑不子貞辰
貞享元年雄直老無子求養他人之子貞辰亡如江
都求見有馬豐胤不見如東叡山見親王為泣
上聞免二侯國除雄氏後雄端見今為侯
青木一直馬淵廣定後也中為青地氏仕江佐之木
氏父曰重直水野夫又弟之子也事齋藤道三及織
豐二君一直弱居駿、亡入參從擊越吾姊川一直

貧羈旅無所乞割太事丹羽長秀、死為秀吉行
人民部女輔遷為七隊將攻之士咸屬之甲寅正月
使駿府秀賴疑攻攻陰事奪所屬之士獨名為將已
會且元事起七將咸不得預知十一月天下兵圍阪
四十日毀外城謝罷兵知政事本多正純成瀨正成
安藤正次監衆臨事所毀過于約攻相讓之正純曰
受命毀外城、者內城之外也子辭欲不毀豈有
意復戰乎子主約者也不欲則已秀賴怒遣一直片
伊東長實追言之神祖矢曰正純謬矣我復使起之
阪復使長實及常高正采等請糴神祖讓二媼遣之

操長實如京師逼一直渡至正之日子行者殺子之
弟一直既不得公方秀賴死剃髮亡命神祖義之封
為淺田侯常召入侍酒寬永五年卒子重兼立重兼
無子以朝倉宣行子重正為嗣憲宗時為大將將雷
守治事中重正孫直治章宗時為京師防火
伊東長實先駿人也父長久事尾君秀吉以長實為
七隊將為秀賴使執于京師攻破封中村侯五傳至
今侯長廣
片桐且元江州人也父曰直貞仕尾且元從秀吉戰
賤岳食邑五千石積勞封茨木四万五千石拜東市

正賜豐良姓小田原降令且元賜改安治立城門之
下禁勿得虜棟秀吉病自知不起召且元吉政傳
子曰我視諸將大抵好勇無謀熟思傳女子者無汝
二人若故立汝為女子傳自右有言而雄相爭而虎
必鬪自今二人協心無背我此言既吉政死且元獨
決改之事稍不款人之心激夫人傳母子大野治長
惡且元專政謂改君曰頃上漸稍台諸侯親于我者
及有奉邑者咸莫不注朝而与之質子且元為大臣
無憂之心割阿更取尊榮結婚于駿大臣如此不
止雖長等行將東遷公孰共守改秀賴以為然欲以

事誅且元以至於亡神祖誅三成之後以天壽主嫁
秀賴迄至布素凌于庭且元曰上尚儉素安用此物
使更撤本於是竟疑且元有貳心增万石俸為善之
見其必為且元不悟白之而後受初秀吉造銅仏高
十六又慶長元年地震像壞秀吉騎至其門罵曰胡
兒汝不能自免於災何神能濟物控弓射之三不久
秀吉病薨人或言大佛為祟激夫人懼欲造之適三
成作亂誅改勢日蹙治長正之曰方大間盛時用全
天下之力今改不振下俸列國強為力之所不至益
立且元曰不可上既命之不造不為悅且也立愈于

亡鑄像成大費財糧是以治長益有隙七年鎔壞
材燒天下笑之十四年復亦起之六年而成且元深
憂秀賴不得全恒称主愚不知東西神祖信之召秀
賴至京師欲觀其長成至則使勝重迎之涂勞以工
作之事威恩兼至勝重大駭馳歸報曰臣見政君不
如天聞使臣為羈旅之人必委質淀夫人又怒且
元揚主之短予治長陰謀作乱台閩原時伏匿居谿
谷之間者神祖益不懌台且元治長先見且元問之
且元驚謝曰烏有此事上何以發此言神祖乃罷且
元台見治長曰我面受命于大間申以婚姻常恐他

人之投間隙卿等勉體我意莫使得罪天下以正純
女且元子与治長貞隆成子邑遣之治長以為不
知己謀遣書加賀侯神祖不欲頭治令及置治長和
邑淀夫人以為治長死大事本無留之不遣曰此咸
且元所為也天壽王者親夫人出也始至以祀一見
耳止秀賴不入其室尾庵死使鼻者吊賻水戸侯不
及哀鑄鐘于大仏天欲其親往不可有此故事將落
具備京兆尸勝重止且元曰上棟之辭不襲故事鐘
銘祝詛上將究其事子姑俟且元愕然曰衆咸集
具已備今日之事且元受其罪願子勿預勝重曰不

然果如告者向落之者成其奸也我京兆尸而祝詛
非小事止之不予足下且足下之死有益我之死邪
秀賴既不得落使且元于駿府会有人上書告改人
將燒言師神祖益怒不入且元居數月正純見且元
于主人曰上老矣日夜望內府改謝子居卿相之位
慮不出此恐其禍不止于斯從容語三事且元不應
久之仰首熟視正純曰子此咸國之大事非僕臣之
所敢專也然臣竊念有一昔在大岡奉六廳適奉
改之事今猶言也內府許之不待言之畢臣願先行
起館于品川之上蓋以為上春秋方高此館之成有

若一旦捐群臣天下之喪未可知也方是之時夫人
不必東深許正純乃以且元之言歸報上之召
見賜金帛正純等亦厚資遣之澱夫人患且元不得
入遣治長紀之母二媪如江都歸漫過駿府上召見
語之曰我視內府猶孫以前之喪豈內府之心哉皆
茲臣為之內府斬此輩大將軍必不棄其所愛之女
也永詰舅甥之親媪等子孫亦長不失富貴二媪觀
上色和言愉遇所望辭謝退見且元在後大恠之且
元以二媪出行語二媪曰上之所求於媪等如何曰
上之語公聞之公亦何問曰不然上有三疑三求于

段爲天下無憂而段習戰鬪如寇至一也聚亡余居
段界劫行旅奪資糧二也鐘有上之石不祥宏材老
僧而侵愚民所不爲三也遷郡山朝江都質大夫入
三者無一必不可解此咸國之大事所不預慮也言
之不慮許不慮許則必爲有陰謀雖三者咸行結怨
益深良計三者之下不可不許願媪先歸言之擇一
以待良之至良居段一日事敗去良故過京師見勝
重陽遂馬病留三日媪於是益驚以爲且元賣國應
曰諾自土山馳歸改治長欲因誅且元乃苦患之于
澱夫人秀賴集諸將謀諸將固樂作亂對曰比年絲

役仍與天下不得休息思亂者十室而九且今諸庶
咸出豐臣氏之門聞段有事不招自至誅且元東向
旬日之中天下可定矣徹田信雄石川真政木村重
成速見時之此四人以爲不可秀賴竟聽諸將之言
且元留京師三日不知段之事大變至作記授吏逐
段畧亡人治裝將朝信雄知秀賴不可諫亡如京師
伊豆守貞政具元親也長大多力曾從關原之戰於
是以信雄之言告且元勿朝治長仇大怒欲誅之貞
政曰彼豎子惡能害我顧斃之朝求二人不
出乃亡段軍治長曰且元之衆守南門兄弟善戰家

于險戍之恐不克使人說其弟貞隆曰公之病瘧也
欲相後死國人無不稱其忠今又後兄大為國之害
非可望于子願子復轉禍作福貞隆曰我兄弟不為
賊惟君變亂是非為主招禍何為也死若有補于主
何兄之有但懼信不道無所底極是以不奉命請君
無復辱秀賴聞收貞隆邑改中日駕七將見且元使
如高野行有日年納管鑰出門去致得書封府庫官
受之質治長益之子出至大和川謝歸貞隆曰必
如高野不可曰治長笑我為僧求活聞我在茨木必
至子治長共死無恨七將怒曰且元欺我秀賴又

叔且元邑神祖子之書遣大野氏治茨木是時諸侯
注來于改者加藤清正前死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
藤嘉明淺野幸長在江都改中治長益七隊將招
募之士耳天下無后之者治長強為大言曰我恐上
之不至也諸侯起其後我當其膺敗必矣大作守禦
之具鑿渠營寫屬之海注以淀水城穢多博勞伐塚
出甚令米二十万斛薪藁魚鳥盡獲誘氏襲且元宣
言造舟渡兵代官村上吉政如伏見請如茨木久松
定勝曰上寄臣以伏見它非所知子勿往吉政又告
勝重曰臣以虛聲攻茨木臣以虛聲救茨木必

不伐勝重曰何謂虛聲吉政曰以舟為橋必須有德
繫之茨木雖兵寡且防之是段以虛聲試之聞有救
止是以虛聲全茨木者也勝重曰善君往且元不知
壞今已走與兵曰不救壞何以託于上遣二將舟行
赴之村民子及兵要擊殲旨播將不內尼崎故也播
戾後以是蒙譴神祖台且元監藤堂高虎軍辭不可
又使人語之曰止知子之忠于西事早指軍所謀所以罷兵且元乃子弟共請軍
既攻倫前島引砲者指教可擊所迨和成兄弟請公
不許移家駿府明年且元病乘輜行火所未至尽燒
之以秀根兵圍秀賴、自殺神祖惡之二十餘日
潛賜死駿府立子元包太宗時高野定兼元包造吾

未成死元包無子國除封身為元立田戾為元卒子
為次立頂之卒以幼不應置後以三千石予弟且詔
至子負就亦絕不祀且元弟小泉戾負隆甲寅及段
入倫前島明年如江都又從軍後与赤井忠泰造天
王寺卒子負昌為使者巡海道植柵荒井防海潮代小出三尹為郡奉行兼中墨校尉
太宗喪至光陵率兵護衛盜賊負昌子負房憲宗時
命比內諸戾以土屋氏親故也此時以上命守鍛治
橋署屬士為衛將不受上逐屬士賜其田于負房率
欲使仕辭曰上賜列戾臣之家獨踰其班自臣失之
不可上乃許為大衛將土屋教直為知政事使所及

善者謂曰子見執政倨宜峻復房曰大衛將進退有
故事近執政不依儀而謂之違乎教直又求寤吾復
房曰我父好茶我亦好之人以為世家雖一物之
微不可失也且我倚奉其器求有司之身器有盡而
求不可塞吾教直不能乎方白事卻之曰此不急之
事子姑俟且我性不能容復房曰見君無事故未謁
耳小吏不能容尚猶害于事而況於執政乎有司不
撓于勢者幾何廢必多以尊貴驕人不為君取數
直不能屈僧曰隆光小泉入也有寵桂夫人請見復
房不可迨其失執乃往見其治負氣如此文宗初

免將季子負祀代戾以防火使三適京師季子滿
起立

史臣曰及平之後中謝或侍間燕誚治長為主謀不
善身死國已上大息曰嗟乎此非君所知也嗟乎此
非君所知也夫人脫囚縲之卿相之間為內謀無不
如所計振罷敝之業集十萬之衆攬英雄之心典將
帥之令再受天下之兵無離叛之禍非俊傑安能之
哉由是觀之明主之觀人与世俗所論大別假令秀
賴有中主之材而其母不預政傳相合心而委事列
戾必其不至割腸斷首于火炆之中顧慮不出于此

或據于外觀重或劓于內擅推習尊大脫讒諛國竟
不救也要之逆取暴治秀吉之罪掩宇宙天之厭棄
已久非人力所能支也西織田背信雄其餘不足觀
耳小出吉政之治及吾未有之聞也至奪身封子抑
亦鄙矣夫三尹賢而直言聖王之量可見也初雄久
等之廢雖曖昧及君臣無辭以自解得令終是為幸
矣伊東青木不罔存而存大野氏治不欲亡而亡方
夫且元本改幡然從負隆之言伏隱高野之陰沒世
君負其責節操稱于後世而永無苦比也至以尤所
難得誣尤不可知之婦女子而使尤所不欲之人制

之何告也片桐氏亡而負隆子孫至今不失爵土所
謂聞昇者不誣矣

林酒井大文保石川阿倍傳第二十八卷五十三
林光政子笠原持長曾孫也神祖先有親向光政居
鎌倉相共交善既人惡光政得罪歸信列永亨之難
有親子子親氏間行歸光政會大雪道路不通隆歲
首遂得一免進之國家貴免姜倫正月之饌自此始
也居數月親氏如參病雷酒井氏久之主人知親氏
貴人奉女進之生廣親死松平信重繼進其女生泰
親於是親氏益富多歸之者光政遂復注客于親氏
家親氏遇之尤謹信光時光政及廣親子家忠從政
安城初廣親家酒井氏為家丞用事林氏以客貴世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書或草書，但內容難以辨認。可能為另一段文字或批註。

居將吏之右光政子長政教從軍有大功長政子
長次、子政緣天又十一年攻上曲、人斬長
次追贈訥言在外政緣子廣親去孫正親大又保忠
俊等謀復迎立後尾攻安城斬政緣而奪政緣子政
村、子藤助咸死于事而林氏無至大官封侯者
酒井氏大與贈訥言誅忠倫、群勇居山中為國
之害正親晝夜負戈討盜賊子忠俊清並夜襲取山
中神祖歸參駿聞參子尾平將伐參使人來責正親
曰尾交未固不可恃也使成瀨正賴如駿厚幣于變
人三浦義鎮而曰敵邑不韋子強敵為隣上下疲勞

殆斃尾亦厚幣身辭請結驩敵邑君臣相謀以為不
從讎我益深陽聽舒民可也夫參之為駿之役非一
母也夫人世子居駿尚謂居參豈其携貳而賈實禍
也執事亦以取二戊責參是誠無自解然亦有可由
然二戊前暴我邊吏狡焉相賊不顧後禍邊吏既
伏其辜君若修怨于尾負弩先驅如先君時請君命
期駿以為然不伐參祀其使而歸之正親知駿不足
畏以利啗荒川義虎合其兵取西尾子本多廣孝破
東條兵于小牧追降東條以功賜西尾立國良為城
主自正親始此時酒井忠尚將作亂今管治定頭密

為之倫定頭欲立塞求糧草正親曰糧草之彼之上
宮寺淳屠罵曰前者未友又欲復貸子何不為盜定
頭怒曰不善守汝等豈有此富哉彼兵尽取積聚淳
屠伺定頭出圍其家笞辱男女復取財糧去正親乃
責定頭移書捕淳屠、殺使者于野寺木證寺針
崎勝曼寺由吉良義昭荒川義虎松平昌次酒井忠
尚作乱國人咸欲正親曰定頭暴而正親信片言於
是西尾當荒川野寺之衝引列屋去破櫻井野寺賊
、竟降從定遠州賜載白旗正親有吏材于本多重
次等聽訟有訟不克者大望重次使吏諭不止重次

曰是乱吏治傷風俗捕而懲之有誹正親者正親會
衆語之故且曰若殺之無淺吏、何以知過神祖直
重次而善正親知大體正親病將死神祖親煎藥問
所欲言指二子重忠、利曰臣無所欲言但願二兒
竭忠不墜先人之名天正四年卒長子重忠女以大
臣子質于駿勇而有謀神祖每言之計事東遷時封
重忠川越万石忠利三千石忠世五千石忠世重忠
子為世子傳子知政也於是多新進士偶中使台忠
世神苦子九郎逢渚涂下馬而待忠世方急急不在
神苦不謝而行神苦從是不教忠世神祖惡其輕大

臣与邑不如约忠世争曰是夫也旅人而責大臣禮
必有過人者固当賞而却抑之驕吏拚士不可也固
請倍其祿士以是歸之慶長五年父子兄弟從世子
至宗都宮引兵西攻上田三成死如伏見還守大津
明年封重忠厩橋侯忠世那波侯賜朝宿之邑于日
野十二年忠世為大田守三年遷知政事稱為大老
立忠利為大田守甲寅督細川與元牧野忠成脇阪
安信土方雄重執庄直又杉原長房鳥居成攻苦齋
友稻垣重綱等為右前鋒乙卯督細川與元脇阪女
信土方雄重土方雄氏新庄直友松原長房鳥居成

次竹中重門等為左前鋒重忠前後咸留江都還自
阪德祖以忠世益重厚並行世子傳予大胡伊勢崎
既父卒依有其邑復予里見以起內城勞定食十六
万石奉世子如京世子立是為大宗欲修豐國廟忠
世曰廟者所以神之也神依人存非能自靈豐國廟
有神不悅德川氏之有天下也神而有靈非國家之
福不修之使大宗乃止又曾承間言事休上有藁貯
黃金飾上以身屍之忠世諫曰良親見神祖時事物
質良不加飾御使坐時有郎侍袴甚美神祖曰何曰
何也神祖不悅輟食不御曰天下新定民尸未獲率

務儉素猶恐不給而有不復產業也今左右小臣為
竒服重我不德非所以勸百司也點其郎上春秋方
富不明儉素進侈靡之物導之不善良願得賜之顧
小臣取之投石碎棄其輔導于此類也群臣諫者多曰
某事某吏願及忠世之未知也上悼之尤嚴後從朝
京師拜侍從寬永六年築西城正門賜宅于西城內
德祖子上就置酒為十一年上如京師是時忠利死
忠世又領大畱守天下未輯侯伯相防如兩陣對門
忠世危失火特台西尾忠照不納諸侯衆西城皆燔
忠世乃出待罪寬永寺依天海謝上曰大良之節

雖死不渝守也西城燔益戒備而待我之歸我之來
此舉江都附之忠世忽重仕離所守以無免已之遇
非我所知也群臣方上盛怒無為白者天海乃為上
書道天以然上意稍解免知政事大畱守削邑三萬
石出西城典金錢之會以屈辱之忠世免利勝忠勝
專任事而忠世子忠行居位無勢大段之後以父侍
于中代督諸軍疾戰親斬二人還至京為知政事再
賜食邑忠世免後二年卒忠行詔封數月亦病卒子
忠清立久伊勢崎封弟忠能東宮建忠能為奏者嚴
宗立以舊恩封諸小諸復久伊勢崎忠清、既立

台典禮儀部安藤重長鳥居忠春酒井忠能築西城
石壁拜侍從世子上克陵率兵屯山下今帝迨世子
嗣位使如京師拜九女將明年為知政事初忠世讓
事于土井利勝為忠勝之地忠勝德之至忠清為知
政事以身下之初入居首相之位又有忠勝助之上
幼冲委政群臣稍有驕奢之行遷為大老饗上于東
城益封列執政以守屋封長子忠孝前是忠孝補奏
者忠能為大留守徙為田中侯是時上病天下之事
咸決于忠清執政之盛未有如忠清者也嚴宗殂忠
清自以為多無禮宗室不欲立憲宗大會宗室群臣

諷知政事安中侯必立憲宗群臣從之令忠清稱上
之命迎之邸憲宗曰上年方壯雖病未可有它立
世子未勉也且臣不肖不足當大事忠清頓首曰然
上不憂身之危憂後嗣未立定國本繫群臣百姓之
意思慮卒精神安不可不遷愈君侯願無辭憲宗
乃入為太子忠清又矯命留館林世子不得從入宮
立為館林侯憲宗固不善酒井氏之盛於是益不悅
雖嗣位勢未能易恐為其廢之明年免遣大塚貢使
若如大塚即率上疑不良死使御史注視上野侯等
固請止於是侍從忠孝立為厩橋侯納守屋于官左

伊勢崎封忠寬而忠拳兄弟叔父忠能待罪不朝有
司言忠能前方忠拳停朝當請至都遲留及不能治
邑苦民請免戾上可之因彥根明年忠舉召見為奉
朝請日為有司侵辱恐得罪覆宗永事權貴會大老
古河戾率柳澤吉保用事入或為西親吉保之策忠
拳從之忠拳詣吉保求見吉保未輒見陽病入其舍
人之舍因厚結酬千金舍人見吉保稱忠拳其又賢
世執政竟必貴柳澤氏新起宜親之吉保然之為子
吉里取其女為婦言上補奏者領祠曹久之患不聽
免正武州吟畧修霍岡祠久之起為大留守遷特進

使于京拜左少將以新田增賦為十五万石益幸于
上皆吉保之力也忠拳謹慎好学將衰復興然不得
預政老乞骸骨立子忠相、、一年卒子親愛立久
之忠拳以為親愛拳動無常德宗四年使致仕立忠
勝玄孫親本是時忠寬已卒以西尾忠成子忠告為
嗣而忠世子孫無存者親本使于京拜侍從親本卒
弟忠知一名儀字民則立上將大用之先拜為大貳
留守前是政多墜于渠死者忠知連索為防從是無
墜者居五年入見上為東宮傳一年拜知政事居首
相之位寬延中為特進從戾于那路忠知號善訟

百技藝無不習熟而子侍医知諸侯事者不相中故
不得居于中云酒井氏忠次忠利子孫咸榮貴別有
其傳

大久保氏字都宮座主宗田後也南朝時泰藤者戰
敗奔岡寄變姓為宇津言字都也泰藤曾孫道昌始
事信光道昌孫忠貞為長親將伐駿岳若津忠貞詔
麾下壯士曰公等常云効死々々在今日勿趨利勿
追北進齊退齋駿小我不偷破必善既大捷長親曰
我不意復見諸君特子前必勝何也忠貞曰臣聞古
之良將饑不先食渴不先飲身已聽人是以祀士尚

恐不為我用今長氏勢勇人也贅女仕駿大臣不與
其為將也飲酒不恤士卒驕伉不從人舉必死之衆
加解體之士雖一當百可也於是駿岳不西全卷可
有長親悅曰子笑之善子忠茂而忠于國知無不言
是時信忠新立荒酒屬邑離叛咸謀易君或曰廢君
立君身忠茂及酒井家次林長次欲立女子清康謂
信忠者信忠引謀立身者斬之立女子戒曰事三子
如事我三子泣曰不愛逼明君也為臣不能捕我輩
無所遁罪取岡崎山中取親負女為夫人咸忠茂之
謀也於是欲賞之使人問子何欲辭曰君幸不棄老

臣四子咸有田於良已過復何請清廉不聽曰子之
不欲爾若聽子無歡善忠茂曰必欲賞臣願食市
之稅清廉不取不與意其老畜于財使人視之多具
飲食尽集市伯以君之命斲市之稅前叁有十七市
其七久廢從忠茂免市之稅七市稍復遠方之民饑
踵至國益以強清廉歎曰是誠人之巧不及也益信
用其言忠茂四子曰忠俊忠次忠負忠久咸為國柱
石而忠負後尤顯貴神祖攻吉田留忠俊圍之吉田
遂降初那須人大久保忠繁仕叁善忠俊相謂曰子
死我冒子之姓我死子蒙我之氏若然身名偏存既

盟尾攻安城擊殺忠繁於是忠俊奉族為大久保氏
贈納言出居于牟呂阿倍定吉子忠俊相聞謀納言
信定不知以忠俊等攻牟呂忠俊約書于矢射之呼
而曰有國為君在外為寇我射寇者唯予矢之見贈
納言又射忠俊以折箭曰子之矢不能傷我信定
見衆無鬪心歸盟國人忠俊尤為所忌子之三盟罷
出而曰神豈惡我天為我林政緣成瀬正乘八國詮
重大原惟宗咸稱國士者為忠俊謀報信孝然無可
遣者忠俊曰我近行信孝不可我子之孝死岡寄無
守易取諸君莫使我徒死既信孝許忠俊天又六年

四月晦令忠負政錄迎贈訃言忠俊夜入城守兵五
月朔日出時贈納言乃入叁国皆賀信定擗擗躍曰
我悔不早殺忠俊造自歸神戶贈訃言以為忠俊功
莫大焉為中野代官因逐与之叁人逐信孝子之戰
于渡理敗忠俊殿擊劫之遣人謂及信孝亡者曰公
等早歸為其長伐其君之謂非義亡人聞之棄
信孝太後伏兵射殺信孝贈訃言率子駿入攻安城
執尾公子代叁世子歸尾入許之忠俊會尾入于西
野以世子歸主之還自入高韜掛殿而退不失一人
親鸞徒起上曲當賊之衝忠茂時狩存奉族聚居挫

其鋒賊竟不能過而攻岡崎忠俊敗賊于伊田賊欲
斷其後忠俊塔蜂屋親周在城中懼忠俊等咸亡欲
告之不可馳馬將出教住教及忠俊望視以為必有
故引舌歸上曲此日微親周殆危也賊亦攻上曲忠
俊子忠勝忠負子忠世咸傷目戰益急土屋新助筒
井甚六反十餘騎出賊之後走呼曰公至城中乘之
擊破至依崎此日賊砲射公中曹土屋長治在賊中
倒戈戰死賊大敗公曰矢田清解常先至斬之賊散
清解令賊攻上曲身親裏甲襲岡崎至則中砲這是
賊日覺忠俊次子曰忠政親周夜見忠政言情忠俊

乃見公曰今之勢兩殪而後已甲駿因其幣禍不止
于斯今賊衰欲悔公願赦之伐東條上野夾棄之德
再生之息其不効死且彼咸為東條上野所誤非有
及志公欲誅首惡諫之不可忠茂扶杖造于朝泣曰
公務期遠大勿予此輩相治若不尽宥事未可知也
臣老見二孫傷目宗族無不蒙創者以臣為無功則
已若為有功願宥及者賞一宗之功公曰然若諸侯
笑我何曰臣令降者必取東條賞有功得大縣諸侯
孰其侮我公乃盡釋使及其所伐取東條後二年忠
茂年八十餘卒忠俊忠勝咸長謀略萬親戚得用人

之心叁攻蟹江忠勝忠負忠世忠依忠政杉浦鎮負
杉浦鎮榮勇冠三軍隣國無不聞名遂拔蟹江自田
中入伊呂忠勝為職志曰臣典進旌不慣避敵忠世
笑曰兄又妄言代護旗兵行其不避多此類以故不
及賞慶長六年死子孫僅選充諸藩蓋昆弟宗族仕
者九十九人月會食叙宗族忠勝家雖微為主盟疏
屬至仕諸侯者咸與焉
阿倍定吉父曰道音叁人也定吉仕清康号為大藏
女輔子共治國禮之甚厚於是專以國之安危為己
任以為信定以叔父之尊陽病不朝恐禍起于蕭牆

之中遣心腹舍人屢說信定欲出之信定遂稱病篤
天文四年參師于守山守山城主松平忠定信定少
塔而新屬于參軍中有流言定吉忠定謀弒君立信
定數使信定不信定既許定吉聞之不知所出召
子正豐曰主君久食我脫衣我委以國之政我
自以為奉命承教幸可無過是以居重任又辭日夜
思所以安國潛訛上野欲以和國人流言誠有由不
得自明假令自歸請死不知孰造此語奉身而退軍
恐或擾熟思進退無可為待使者至賜死其若然汝
亦被戮延頸無拒使者万一幸得見赦以時白寬慰

魂泉下泪滂下承暉再言之三言之後是正豐食
不知味坐不擇席或獨扼腕語植村采安察正豐顏
色非常意志忽疑其有奕常分之共上下會軍
失馬清廉指示捕之左右大亂正豐驚走入後之不
及已弒清康采安便斬殺正豐於是定吉將死氏忠
俊止之曰誓之言有之子之罪不及父子勿死信
孝曰外之三軍無帥內之嗣君幼子死孰任其責子
勉思贖罪定吉乃奉喪歸尾人不知既而伐岡崎大
敗太信定欺信孝欲有岡崎尾許之諸將咸閉門不
出定吉恐以嗣子奔坂州吉良持廣謝曰地絕衆弱

子恐莫能用定吉曰臣非謂勢能納嗣子而納嗣子者必勢也何者駿之力未能服尾以參為鄣蔽而信定以參聽尾駿之所深惡也勢駿一家也若遣一介于駿不敢惜万兵絕勢之驩况其形固有急于駿乎參亦固不愛信定而畏駿見嗣子至駿兵從後倒戈攻信定若眎諸掌是君不費一矢不殺一兵而定人之國桓文之拳也持廣曰我聞子之教遣人厚幣請于駿、許之定吉亦遣身定次于參松平大久保酒井石川成欲為嗣子乃如掛堵以定次之計居今槁定吉以駿兵取年呂其夏五月忠俊入岡崎殲守兵

為迎嗣子于年呂立之嗣子入參人咸賀謂信定叔父赦之定吉復持國之柄以本多忠高大久保忠俊等拔岡以信孝為專逐之天文十三年贈納言幸駿台神祖居宮崎以定吉子石川家成為岡崎守十五年病將死台曾所善遇者曰不死守山以嗣子故也曰公等力嗣子歸國而定吉竟無尺寸之功主君釋不誅復委以國之政今幸全要領死其復立嗣亂國之紀竟不置後子清秀為井上氏別有傳其苦為奉行鳥居忠吉子元忠同傳
石川忠輔先小山人也大父政康及親鸞孫蓮如徒

參父親康從親忠于岩津軍忠輔子清兼迎立贈
納言贈納言早卒嗣子居尾教正者清兼孫也語諸
大夫曰子尾、歸嗣子尾亦足為援何必駿清兼曰
豎子何知尾雖強非駿之敵事駿何為駿必能得嗣
子鳥居忠吉植村栄政曰子尾早定然駿兵必來尾
未可恃何倫待之本多忠真是教正酒井正親是清
兼猶與未決會駿兵至子參攻安城拔之得嗣子立
為參公後從燒寺部破廣瀨兵松平清善松平廣定
退兵曰深地也雖勝不可久居適逢救兵至欲伐之
清兼曰公新將兵連勝不可恃勝徂敵奉公退清兼

子右近早死生伯耆守教正從公居宮崎右近弟曰
向守家成為先鋒攻九根別將攻長澤不拔合公還
自牛窪共攻拔之石川氏世奉親高島法至其徒作
乱請救于駿家成惡之絕其教佗適宗族從賊者聞
之咸歸竟伐土呂降松平家次以公命殺其從賊不
平駿圍一宮突陣出其後以其衆出蓋家成之計也
此役也不損參一人攻掛川為先鋒賜加藤成瀨等
十一族為掛川城主初家成子酒井忠次為參大將
自岡崎以西松平真乘松平忠就松平信一松平忠
賴寫田子藏酒井重忠酒井忠利内藤家長平岩親

吉鈴木重時鈴木重愛屬于家成自岡崎以東松平
康親松平家廣松平家忠松平清宗松平家信松平
伊昌松平家次松平康長設樂貞光菅沼定盈西鄉
家負奧平貞能牧野康成鷲殿康定本多忠次松平
康忠屬于忠次大久保忠世大須賀康高松平忠次
久野宗能在外本多廣孝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榑原
康政在內此八人皆自有其衆無所屬於是家成出
代以數正掌岡崎以西尾君伐野田江越據此處斷
其後糧使人告急于參家成忠次如勢多大小二十
餘戰咸擊卻之江越餉盡平而太御方常之敗家

成盡矣詣濱松參軍渡振明年言公耀軍于天龍甲
以為不可測不輕來伐既甲君死攻殺角輪守六笠
一宮空城潰太家成老病子康通代將其衆從定遠
州拔高天神斬首十六級甲州守被殺甲信麿沛公
先遣康通忠世佐久降諏訪進逢相兵乙骨引兵南
相兵後之二日二夜交殿至甲相乃不得伐請平公
小牧之後與本多忠勝並秀吉行俱如小幡遷江戸
封康通嶋戶為大將、關中之兵此時置五大將子
家成市原閔原之戰入守西城康通子松平家清守
清洲三成敗進守沢山明年封大垣侯七年卒子時

成幼不能嗣家成復起為侯二年卒以大久保忠隣
子忠總為後忠總初為親信以列將從戰關原外祖
父家成愛之昌石川氏從之居大垣以大垣兵守濱
松是歲命以忠總為大垣侯忠總曰臣於時成稍長
耳願子叔父忠為俱行上悅許之慶長十九年安藝
守時成有罪廢又因忠隣于彦根治其黨益急上曰
忠總有材且為人之後釋之其冬攻取五子一九
鬼嘉隆取葦葦、小不容衆在敵中欲守之諸將無
願行於是忠總歎曰臣父有罪上以臣為有材免臣
必死報德固請守之守隆既得忠總守葦葦進拔

福島段將壁博勞洲砲射葦葦欲攻葦葦恃而不設
備適有舟半燒隨潮至忠總親掉槍渡士敗其壁追
至土佐座上令紀侯助之忠總恐其奪己功辭置之
于舟上見爭橋于仙波曰若兵寡一敗併前功棄之
且我欲毀此橋而不欲示以無攻故不燒耳亦軍之
得失非因此既敵不毀橋上知欲夜出從忠總益南
使阿泚常橋之叅敵入阿壁殺百餘人十二月及求
和軍罷留忠總高槻倫有不虞之變明年以京極忠
高京極高知進二侯不肯渡水忠總怒曰水不可渡
敵不可伐麾兵涉至倫前鳴斬首二百級神祖病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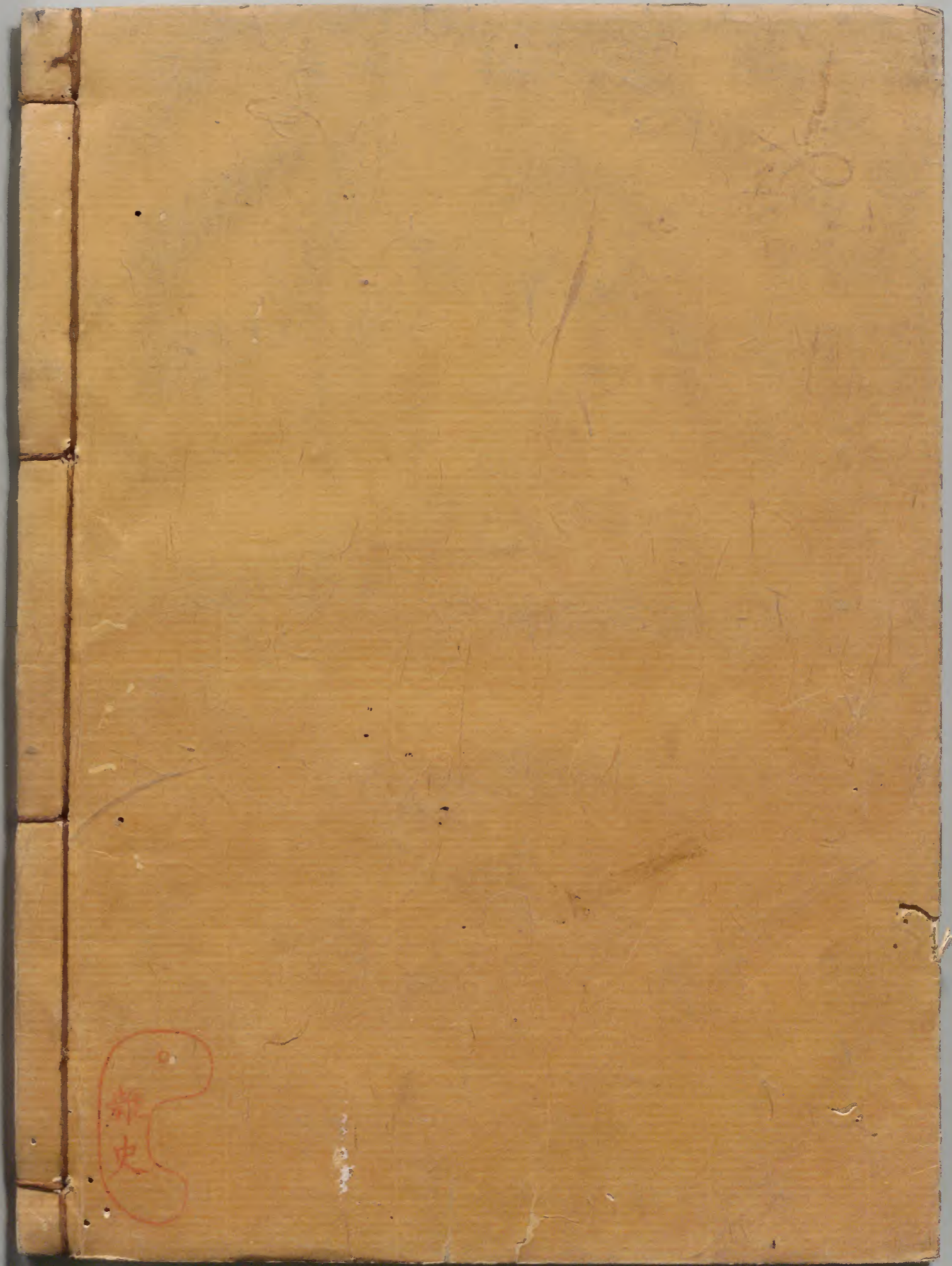
留呂見忠認分墾田侯若叔父其秋德祖子忠認万石明年移侯肥田猶以父故也肥後侯執往取其城邑寬永十一年太宗曰忠認久在遠封佐倉七万石是時稱忠認知故事又善國風居一年從膳所率孫憲之立移龜山三万石封叔父大衛將認長七千石封貞當三千石封認之僧天海兒畜負當故後為上野氏嚴宗立移憲之為淀侯進從四位下率憲之嫡子先率立次子為外親信越前守者義孝為京師防火率無子立兄之孫認慶移封松山寬保元年復從龜山

認長太宗初補新衛將從親衛將播磨守遷大衛將憲之之立三万石封為神戶侯免大衛將嚴宗時復起為大及左副留守之任歲餘率子認良立修南朝忠臣楠廷尉墓認良子認茂憲宗時成長島還給事于中遷奏者兼祠曹德宗時為參政如若山迎上生母遷東宮侍中封下館二万石認茂質重寡言辭以故侍太子曾得言画直三金或曰此不下十金認茂曰於我無益於彼減產不可取金予賈人大傳重行好俳諧認茂不解使誦最所自善久之曰都不解童行為之自失卒無子立小田原侯忠增子認陽

亦無子率立九門子認候
史臣曰君非臣則無所立臣非君則無所倚相得而
行相待而成蓋譬諸龍之於雲也參自初君咸明而
有賢臣忠誠篤實以濟其美酒井氏之奉初君遇于
林氏而有骨肉之親輔累世比于大久保氏而有內
事之勞與其宜哉忠勝誨忠清不以謙遜之道行私
敬于朝廷成其禍也定吉遭逆子之變而能保幼女
之孤死自誓不置後可謂善自戮在忠興之策敵忠
茂之忠之俊之勤清魚之譏嗣家成之張威忠吉之
不愧吏職雖古名臣何以過之要之有此五家而後

參為參然遭暴戾之君安能所履驥力哉





雜史